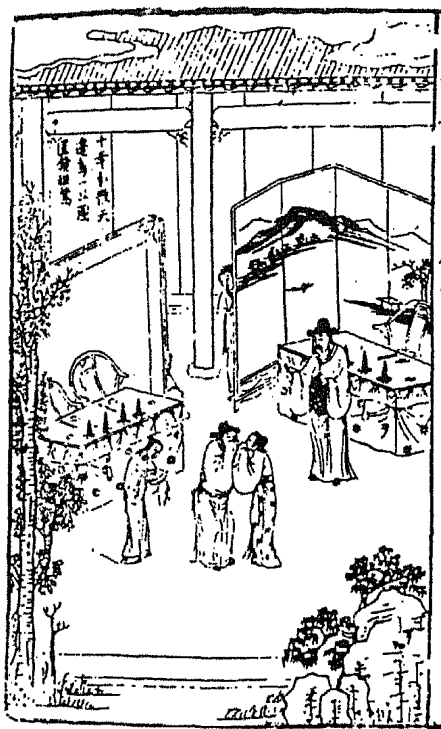


警

世

通

言



第十二卷

范歛兒雙鏡重圓

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
休語，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却指今霄
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彎照幾州。
這首詞末句，乃借用吳歌成語。吳歌云：

月子彎彎照幾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

幾家飄散在他州

此歌出自南宋建炎年間，述民間離亂之苦，只爲官
和失政奸佞專權，延至靖康，金虜凌城，擄了徽欽二

帝北去，廉王泥馬渡江，棄了汴京，偏安一隅。改元建炎。其時東京一路百姓，俱怕鞑虜，都跟隨車駕南渡。又被虜騎追趕，兵火之際，東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幾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終身不復相見。其中又有幾個散而復合的，民間把作新聞傳說。正是：

劍氣分還合

荷珠碎復圓

萬般皆是命

半點盡由天

話說陳州有一人，姓徐名信，自小學得一身好武藝。娶妻崔氏，頗有容色，家道豐裕。夫妻二人正好過活，却被金兵入寇。二帝北遷，徐信共崔氏商議，此地安

此承平日
以去過野

身不牢收拾細軟家財，拜個包裹，夫妻各背一個，隨着眾百姓，曉夜奔走，行至虞城，只聽得背裏喊聲振天，只道鞑虜追來，却原來是回朝殺敗的流兵，只因武備久弛，軍無紀律，教他殺賊一個個膽寒心駭，不戰而走。及至過着平民搶劫財帛，婦女一般會揚威耀武，徐信雖然有三分本事，那潰兵如山而至，寡不敵眾，捨命奔走，但聞四野號哭之聲，回頭不見了崔氏，亂軍中無處尋覓，只得前行，行了數日，歎了口氣，沒奈何，只索罷了，行到睢陽，肚中餓渴，上一個村店，買些酒飯，原來離亂之時，店中也不比往昔。

沒有消費了，就是飯也不過是粗粝之物，又怕眾人搶奪，交了足錢，方纔取出來，與你充饑。徐信正在數錢，猛聽得有婦女悲泣之聲，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徐信且不數錢，急走出店來看，果見一婦人單衣蓬首，露坐於地上，雖不是自己的老婆，年貌也相彷彿。徐信動了個惻隱之心，以已度人，道：「這州人想也是遭難的，不免上前問其來歷。」婦人訴道：「奴家乃鄭州王氏，小字進奴，隨夫避兵，不意中途奔散，奴孤身被亂軍所掠，行了兩日，一夜到於此地，兩腳俱腫，寸步難移。賊徒剝取衣服，棄奴於此，衣單食缺，舉目無親，欲

尋死路，故此悲泣耳。徐信道我也在亂軍中不見了，
 妻子正是同病相憐了，身邊幸有盤纏，娘子不若借
 時在這店裡住幾日，將息貴體等在下探問，荆妻消
 耗，就便訪取尊夫，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婦人收泪而
 謝道：如此甚好。徐信解開包裹，將幾件衣服與婦人
 穿了，同他在店中喫了些飯食，借半間房子做一塊
 兒安頓。徐信慇懃勤劬，每日送茶送飯，婦人感其美
 意，料道尋夫訪妻也是難事，今日一經一窠，亦是天
 緣，熱肉相湊，不容人不成就了。又過數日，婦人脚不
 痛了，徐信和他做了一對夫妻，上路直到建康，正值

高宗天子南渡卽位。改元建炎。出榜招軍。徐信去覓了個軍校。就於建康城中居住。日月如流。不覺是建炎三年。一日徐信同妻城外訪親回來。天色已晚。婦人口渴。徐信引到一個茶肆中喫茶。那肆中先有一個漢子坐下。見婦人來。便立在一邊偷看。那婦人目不轉睛。婦人低眉下眼。那個在意。徐信甚以其怪。少頃喫了茶。還了茶錢。出門。那漢又遠遠相隨。比及到家。那漢還站在門首。依依不去。徐信心頭火起。問道：「什麼人如何窺視人家的婦女？」那漢拱手謝罪道：「尊兄休怒。某有一言奉詢。徐信忿氣尚未息。答應道：

不通過檢
大夫和劉
魏老日
軍機耳

有什麼話就講罷。那漢道尊兄倘不見責，權借一步。某有實情告訴。若還嗔怪，某不敢言。徐信果然相隨。到一個僻靜巷裡，那漢臨欲開口，又似有難言之狀。徐信道我徐信也是個慷慨丈夫，有話不妨盡言。那漢方纔取問道：道：道：纔婦人是誰？徐信道是荆妻。那漢道：娶過幾年了？徐信道：道：二年矣。那漢道：可是鄆州人？姓王，小字蓮奴麼？徐信大驚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此婦乃吾之妻也。因兵火失散，不意落於君手。徐作聞言甚踴躍不安，將自己虞城失散到睢陽外店，遇見此婦始末細詳。當時實是憐他孤身無倚。

初不曉得是會問如之奈何那漢道足下休疑我已
 別娶潭家舊日仇讎之盟不必再題但舍忙拆開未
 及一言分別倘得暫會一面敘述悲苦死亦無恨徐
 信亦覺心中凄慘說道大丈夫腹心相照何處不可
 通情明日在舍下相候足下既然別娶可攜新聞同
 來做個親戚庶於隣里耳目不礙那漢歡喜拜謝臨
 別徐信問其姓名那漢道吾乃鄭州列俊卿是也是
 夜徐信先對王進叙述其緣由進奴思想前夫恩義
 暗暗偷泪一夜不曾合眼到天明盥漱方畢列俊卿
 夫婦二人到了徐信出門相迎見了俊卿之妻彼此

四奇

驚駭各各慟哭，原來俊卿之唐不足徐信的浮家。崔氏自虞城失散，尋丈夫不着，却隨用老嫗同至建康，解下隨身簪珥，賃房居住。三個月後，丈夫並無消息，老嫗說他終身不了，與他為媒，嫁與列俊卿。誰知今日一雙兩對，恰恰相逢，真個天緣夙巧，彼此各認舊日夫妻，相抱而哭。當下徐信遂與列俊卿八拜為交，置酒相待。至晚將妻子兌轉，各還其舊。從此通家往來，不絕有詩為證。

夫換妻兮妻換夫

這場交易好糊塗

相逢總是天公巧

一笑燈前認故吾

此段話題做交互姻緣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同時又有一事叫做雙鏡重之說來雖沒有十分奇巧論起夫義婦節有關風化到還勝似幾倍正是

話須通俗方傳達

語必關風始動人

話說南宋建炎四年關西一位官長姓呂名忠翊職授福州監稅此時七閩之地尚然全盛忠翊帶領家眷赴任一來福州憑山負海東南都會富庶之邦二來中原多事可以避難於本年起程到次年春間打從建州經過與地志說建州碧水丹山爲東閩之勝地今日合看了古語兩句

洛陽三月花如錦

偏我來時不遇春

自古兵荒二字相連，金虜渡河，兩浙都被他殘破，闕地不遭兵火，也就遇個荒年，此乃天數話中單說建州饑荒，斗米千錢，民不聊生，却爲國家正備用兵之際，糧餉要緊，官府只顧催征，上供顧不得，民窮財盡，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百姓既沒有錢糧交納，又被官府鞭笞，信勒禁受不過，三三兩兩，逃入山間，相聚爲盜，蛇無頭而不行，就有個魍魎頭，天子出來，此人姓范名汝，爲仗義執言，救民水火，羣盜從之如流，嘯聚至十餘萬，無非是。

此語謂
社法方見
經史子位

風高放火

月黑殺人

無糧同餓

得肉均分

官兵抵當不住，連敗數陣。范汝爲遂據了建州城，自稱元帥，分兵四出抄掠。范氏門中子弟都受偽號，做領兵官將。汝爲族中有個姪兒，名喚范希周，年二十三歲，自小習得一件本事，能識水性，伏得在水底。三四晝夜，因此起個異名，喚做范鯁兒。原是讀書君子，功名未就，被范汝爲所逼。凡族人不肯從他爲亂者，先將斬首示衆，希周貪了性命，不得已而從之。雖在賊中，專以方便救人爲務，不做劫掠勾當。賊黨見他

平野野人
心志百
本道

凡事畏縮就他歟兒的外號改做范盲歟是笑他無用的意思再說呂忠翊有個女兒小名順哥年方二入生得容顏清麗性情溫柔隨着父母福州之任來到這建州相近正遇着范賊一枝遊兵劫奪行李財帛將人口趕得三零四散呂忠翊失散了女兒無處尋覓嗟歎了一回只索赴任去了單說順哥腳小伶俜行走不動被賊兵掠進建州城來順哥啼啼哭哭范希周中途見而憐之同其家門順哥自叙乃是宦家之女希周遂叱開軍士親解其縛留至家中將好言撫慰訴以衷情我本非反賊被族人逼迫在此他

自受了朝廷招安，仍做良民。小娘子若不棄卑末結，
爲眷屬。三生有幸。順哥本不願相從，落在其中。出於
無奈，只得許允。次日，希周稟知賊首范汝爲，汝爲亦
甚喜。希周送順哥於公館，擇吉納聘。希周有祖傳寶
鏡，乃是兩鏡合扇的清光照徹，可開可合，內鑄成鴛
鴦二字，名爲鴛鴦寶鏡，用爲聘禮。迺請范氏宗族花
燭成婚。

一個是衣冠舊喬，一個是對間名姝，一個儒雅丰
儀，一個溫柔性格，一個縱居賊黨風雲之氣，未衰
一個雖作囚伴金玉之姿，不改綠林此日稱佳客。

紅粉今宵配吉人

自此夫妻和順相敬如賓自古道瓦礫不離井上破
范汝爲造下迷天大罪不過乘朝廷有事兵力不及
豈期名將張浚岳飛張俊張榮吳玠吳玠等屢敗金
人國家祖定高宗卜鼎臨安改元紹興是年冬高宗
命韓蘄王諱世忠的統領大軍十萬前來討捕范汝
爲豈是韓公敵手只得閉城自守韓公築長圍以困
之原來韓公與呂忠恕先在東京有舊今番韓公統
兵征勦反賊知呂公在福州爲監稅官必知閩中人
情土俗其時將帥專征的都帶有空頭敕遇有地方

此類入大
有是賊大

人才聽憑填敕委用韓公遂用呂忠翊爲軍中都提
轄同駐建州城下指麾攻圍之事城中日夜號哭范
汝爲幾遍要奪門而出都被官軍殺回勢甚危急順
哥向丈夫說道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妾被賊軍所掠自誓必死蒙君救拔遂爲君家之婦
此身乃君之身矣大軍臨城其勢必破城旣破則君
乃賊人之親黨必不能免妾願先君而死不忍見君
之就戮也引床頭利劍便欲自刎希周愴悻抱住奪
去其刀安慰道我陷在賊中原非本意今無計自明
玉石俱焚已付之於命了你是宦家兒女擄劫在此

與你何干。韓元帥部下將士，都是北人，你也是北人，言語相合，豈無鄉曲之情？或有親舊相逢，宛轉問知，於令尊骨肉團圓，尚不絕望。人命至重，豈可無益而就死地乎？願哥道若果有再生之日，妾誓不再嫁，便恐被軍校所擄，妾寧死於刀下，決無失節之理。希同道承娘子志節，自許吾死亦瞑目。萬一爲漏網之魚，苟延殘喘，亦誓願終身不娶，以答娘子今日之心。願哥道爲鴛鴦寶鏡，乃是君家行聘之物，妾與君共分一面，牢藏在身。他日此鏡重圓，夫妻再合，說罷相對而泣。這是紹興九年冬十二月內的事。話到紹興二年。

春正月，韓公將建州城，攻破范汝爲，情急，放火自焚而死。韓公監黃旗招安，餘黨只有范氏一門不赦。范氏宗族一半死於亂軍之中，一半被大軍擒獲，獻俘臨安。順哥見勢頭不好，料道希周必死，慌忙奔入一間荒屋中，解下羅帕自縊，正是：

寧爲知命全貞鬼

不作偷生失節人

也是陽壽未終，恰好都提轄呂忠剏領兵過去，見破屋中有人自縊，急喚軍校解下，近前觀之，正是女兒順哥。那順哥死去重甦，半晌方能言語，父子重逢，日悲且喜。順哥將賊兵擄劫，及范希周救取成親之事。

述了一遍呂提轄嘿然無語却說韓元帥平了建州安民已定同呂提轄回臨安面君奏凱天子論功陞賞自不必說一日呂公與夫人商議女兒青年無偶終是不了之事兩口雙雙的來勸女兒改嫁順哥述與丈夫交誓之言堅意不肯呂公罵道好人家兒女嫁了反賊一時無奈天幸死了出脫了你你還想他怎麼順哥含泪而告道范家郎君本是讀書君子爲族人所逼實非得已他雖在賊中每行方便不做傷天理的事倘若天公有眼此人必脫虎口大海浮萍或有相逢之日孩兒如今情願奉道在家侍養二親

羅增理
位不以
既老無
心則力

便終身守寡死而不怨若必欲孩兒改嫁不如容孩
兒自盡不失爲完節之婦呂公見他說出一班道理
也不去逼他了光陰似箭不覺已是紹興十二年呂
公累官至都統制領兵在封州鎮守一日廣州守將
差指使賀承信捧了公牒到封州將領司投遞呂公
延於廳上問其地方之事叙話良久方去順哥在後
堂簾中竊窺等呂公入衙問道適纔賣公牒來的何
人呂公道廣州指使賀承信也順哥道奇怪看他言
語行步好似建州范家郎君呂公大笑道建州城破
凡姓范的都不赦只有枉死那有枉活廣州差官自

姓賀又是朝廷命官，竝無分毫干惹。這也是你妄想。了侍妾聞知，豈不可笑。願哥被父親搶白了一場，滿面羞慚，不敢再說。正是

以爲夫妻情愛重

致令父子語參差

過了半年，賀承信又有軍牒奉差到呂公衙門。順哥又從簾下窺視，心中懷疑不已。對父親說道：「孩兒今已離塵奉道，豈復有兒女之情。但再三詳審廣州姓賀的酷似范郎父親，何不召至後堂，賜以酒食，從容叩之。范郎小名鯨兒，昔年在圍城中，情知必敗，有寫鸞鏡各分一面，以爲表記。父親呼其小名，以此鏡試

之必得其真情呂公應承下次日賀承信又進衙領
回文呂公延至後堂置酒相款飲酒中問呂公問其
鄉貫出身承信言語支吾似有羞愧之色呂公道猷
兒非是下別號乎老夫已盡知矣但說無妨也承信
求呂公屏去左右卽忙下跪口稱死罪呂公用手攬
扶道不須如此承信方敢吐勝傾心告訴道小將建
州人實姓范建炎四年宗人范汝爲煽誘餒民據城
爲叛小將陷於賊中實非得已後因大軍來討攻破
城池賊之宗族盡皆誅戮小將因平昔好行方便有
人救護遂改姓名爲賀承信出就招安紹興五年撥

在岳少保部下隨征洞庭湖賊楊么岳家軍都是西
 北人不習水戰小將南人幼通水性能伏水三晝夜
 所以有范蠡兒之號岳少保親選小將為前鋒每戰
 當先遂平么賊岳少保薦小將之功得受軍職累任
 至廣州指使十年來未曾洩之他人今既承鈞問不
 敢隱諱呂公又問道令誰人何姓是結髮還是再娶
 承信道在賊中時曾獲一宦家女納之為妻踰年城
 破夫妻各分散逃走曾相約苟存性命夫不再娶婦
 不再嫁小將後來到信州又尋得老母至今母子相
 依止畜一粗婢炊爨未曾娶妻呂公又問道足下與

先稱人相約時有何爲記。承信道有鴛鴦寶鏡合之
爲一分之爲二。夫婦各留一面。呂公道此鏡尚在否。
承信道此鏡朝夕隨身不離。呂公道可借一觀。
承信揭開衣袂在錦裹肚繫帶上解下一個繡囊。囊
中藏着寶鏡。呂公取觀。遂於袖中亦取一鏡合之。儼
如生成。承信見二鏡符合不覺悲泣失聲。呂公感其
情義亦不覺泪下。道足下所娶卽吾女也。吾女見在
衙中。遂引承信至中堂與女兒相見。各各大哭。呂公
解勸了。且作慶賀筵席。是夜卽留承信於衙門歇宿。
過了數日。呂公將回文打發女婿起身。卽令女兒相

天
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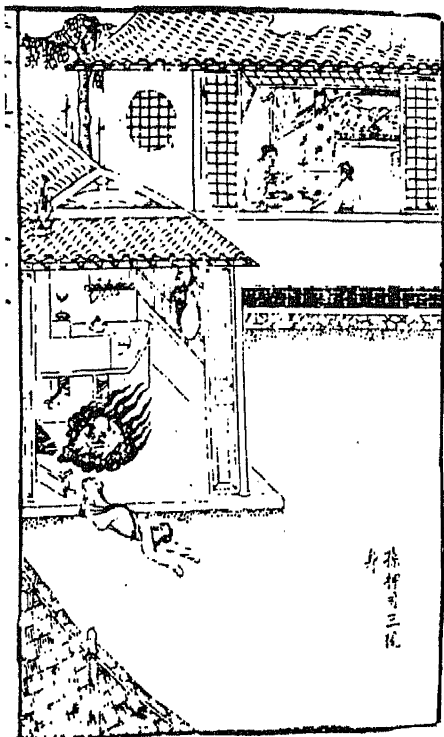
隨到廣州任所同居後一年承信任滿將赴臨安又
領妻廝哥同過封州拜別呂公。呂公備下千金粧奩
差官護送承信到臨安自諒前事年遠無人推剝不
可使范氏無後乃打通狀到禮部復姓不復名改名
不改姓。叫做范承信。後累官至兩淮留守。夫妻偕老
其鴛鴦二鏡子孫世傳爲至寶。云後人評論范鯨兒
在逆黨中涇而不溜。奸行方便。救了許多人。性命今
日死裡逃生。夫妻再合。乃陰德積善之報也。有詩爲
證

十年分散天邊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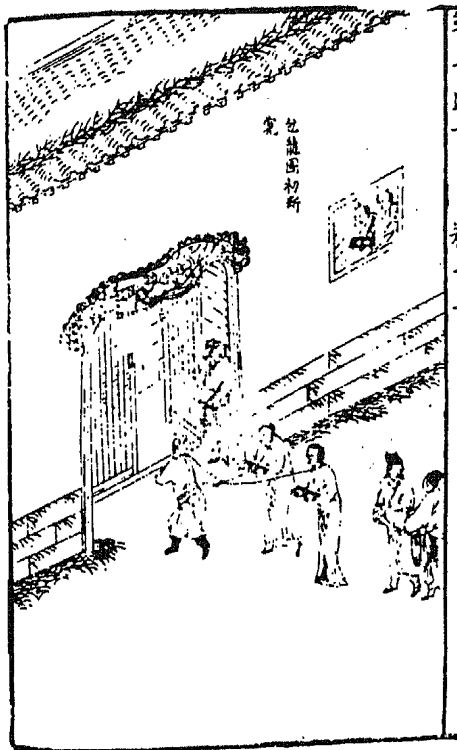
一旦團圓鏡裡鴛

莫道浮萍偶然事

總由陰德感皇天



包龍圖初斬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2

甘羅發早子牙遲

彭祖顏回壽不齊

范丹貧窮石崇富

筭來都是只爭時

話說大宋元祐年間，一箇太常大卿，姓陳名亞，因打
章子厚不中除，做江東留守安撫使，兼知建康府。一
日與衆官宴於臨江亭上，忽聽得亭外有人叫道：不
用五行四柱，能知禍福興衰。大卿問甚人，敢出此語。
衆官有曾認的，說道：此乃金陵術士邊替。大卿分付
與我叫來。卽時叫至門下，但見

破帽無簷 籃縷衣裙 霜髯瞽目 僂僂形軀

邊瞽手携節杖入來，長揖一聲，摸著堦沿便坐。大卿怒道：你既瞽目，不能觀古聖之書，輒敢輕五行而自高，說瞽道其善能聽，箇笏聲知進退，開鞋履響辨死生。大卿道：你術果驗否？說言未了，見大江中畫船一隻，檣聲吶，自上海而下。大卿便問邊瞽：主何災福？荅言：檣聲帶哀，舟中必載大官之喪。大卿遣人訊問，果是知臨江軍李郎中，在任身故，載靈柩歸鄉。大卿大驚道：使漢東方朔復生，不能過汝。贈酒十樽，銀十兩，道之。那邊瞽能聽檣聲，知災福，今日且說箇賣卦。

先生姓李名杰，是東京開封府人，去兗州府奉符縣前，開箇卜肆，用金紙糊着，一把太阿寶劍，底下一箇招兒，寫道：斬天下無學同聲。這箇先生，果是陰陽有准。

精通周易，善辨六壬，瞻乾象，遍識天文，觀地理，明知風水，五星深曉，決吉凶，禍福如神，三命秘談，斷成敗，與衰似見。

當日，送了招兒，只見一箇人走將進來，怎生打扮，但見：

裝背繫帶頭巾，着上兩領皂衫，腰間繫紫條絲絛，下

面着一雙乾鞋淨襪袖裏袋着一軸文字

那人和金劍先生相揖罷說了年月日時鋪下卦子只見先生道這命算不得那箇買卦的却是奉符縣裏第一名押司姓孫名文問道如何不與我算這命先生道上覆尊官這命難算押司道怎地難算先生道尊官有酒休買謾短休問押司道我不曾喫酒也不讓短先生道再請年月日時恐有差誤押司再說了八字先生又把卦子布了道尊官且休算押司道我不識但說不妨先生道卦象不好寫下四句來道是

白虎臨身日

臨身必有災

不過明且丑

親族盡悲哀

押司看了，問道：此卦主何災福？先生道：實不敢瞞，主尊官當死。又問：却是我幾年上當死？先生道：今年死。又問：却是今年幾月死？先生道：今年今日死。又問：却是今年今日幾日死？先生道：今年今日死。再問：早晚時辰？先生道：今年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押司道：若今夜真箇死，萬事全休。若不死，明日和焦縣裏理會。先生道：今夜不死，尊官明日來取。下這斬燕學同聲的劍，斬了小子的頭。押司聽說，不覺怒。

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把那先生榨出卦舖去怎地計結那先生

只因會盡人間事

惹得閒愁滿肚皮

只見縣裏走出數箇司事人來攔住孫押司問做甚
關押司道甚麼道理我閒買箇卦却說我今夜三更
三點當死我本身又無疾病怎地三更三點便死符
符他去縣中官司究問明白衆人道若信上賣了屋
賣卦口沒量斗衆人和烘孫押司去了轉來埋怨那
先生道李先生你觸了這箇有名的押司想也在此
賣卦不成了從來貧好斷底好斷只有壽數難斷你

白卷抄世
卷十三

又不是閻王的老子判官的哥哥那裏便斷生斷死、
刻時刻日這般有准、說話也該放寬緩些、先生道、若
要奉承人卦就不准了、若說實話、又惹人怪、此處不
留人、自有留人處、歎口氣、收了卦鋪、搬到別處去了、
却說孫押司、雖則被眾人勸了、只是不好意思、當日
縣裏押了文字歸去、心中好悶、歸到家中、押司娘兒
他眉頭不展、面帶憂容、便問丈夫、有甚事煩惱、想是
縣裏有甚文字不了、押司道、不是你休問、再問道、多
是今日被知縣責罰來、又道、不是、再問道、莫是與人
爭鬧來、押司道、也不是、我今日去縣前買箇卦、那先

婦人好出
共約定是
可畏

生道我主在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點子時當死押
司娘聽得說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問道怎地平白一
箇人今夜便教死如何不押他去縣裏官司押司道
便押他去衆人勸了渾家道丈夫你且只在家裏少
待我尋常有事兀自去知縣面前替你出頭如今替
你去尋那箇先生問他我丈夫又不少官錢私債又
無甚官事臨近做甚麼今夜三更便死押司道你且
休去待我今夜不死明日我自與他理會却強如你
婦人家當日天色已晚押司道且安排幾盃酒來喫
着我今夜不睡消遣這一夜三盃兩盞不覺喫得爛

醉只見孫押司在校椅上朦朧着醉眼打瞌睡。渾家道：丈夫怎地便睡着。叫迎兒你且搖覺爹爹來。迎兒到身邊搖着不醒。叫一會不應。押司娘道：迎兒我和你扶押司入房裏去。睡若還是說話的同年生並肩長擱腹抱住把臂拖回。孫押司只喫着酒消遣。一夜千不合萬不合。上床去睡。却教孫押司只就當年當月當日當夜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漢書裏彭越正是。

金風吹樹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渾家見丈夫先去睡分付迎兒厨下打減了火燭說

與迎兒道：你會聽你爹爹說日間賣卦的，弄你爹爹今夜三更當死。迎兒道：告媽媽，迎兒也聽得說來。那裏討這話？押司娘道：迎兒，我和你做些針線，且看今夜死也不死。若還今夜不死，明日却與他理會。教迎兒你且莫睡。迎兒道：那裏敢睡？道猶未了，迎兒打瞌睡。押司娘道：迎兒，我教你莫睡，如何便睡着？迎兒道：我不睡，纔說罷。迎兒又睡着。押司娘叫得應，問他如今甚時候了。迎兒聽縣衙更鼓，正打三更三點。押司娘道：迎兒，且莫睡。則箇這時辰，正尷尬，那迎兒又睡着。叫不應，只聽得押司從床上跳將下來，几底中門。

響押司娘急忙叫醒迎兒點燈看時只聽得大門響
迎兒和押司娘點燈去趕只見一箇着白的人一隻
手掩着面走出去撲通地跳入奉符縣河裏去了正
是

情到不堪回首處

一齊分付與東風

那條河直通着黃河水滴溜也似緊那裏打撈尸首
押司娘和迎兒就河邊號天大哭道押司你却怎地
投河教我兩箇靠兀誰即時叫起四家鄰舍來上手
住的刁嫂下手住的毛嫂對門住的高嫂鮑嫂一發
都來押司娘把上件事對他們說了一遍刁嫂道真

續出二
卷十三

有這般作怪的事。毛嫂道：我日裏兀自見押司着了
皂衫袖着文字歸來，老媳婦和押司相叫來。高嫂道：
便是我也和押司廝叫來。鮑嫂道：我家裏的早間去
縣前幹事，見押司捧着賣卦的先生兀自歸來說：怎
知道如今真箇死了。刁嫂道：押司你急地不分付我
們鄰舍則箇如何便死。歎地兩行淚下。毛嫂道：思量
起押司許多好處來，如何不煩惱也。眼淚出。鮑嫂道：
押司幾時再得見你，即時地方申呈官司，押司娘少
不得做些功果，追薦亡靈。撫指間過了三箇月，當日
押司娘和迎兒在家坐地，只見兩箇婦女，喫得面紅

凡人壽終
無日之
期也

頭赤上手的提着一瓶酒，下手的把着兩朵通草花，
掀開布簾入來，道：這裏便是押司娘，打一看時，却是
兩箇媒人，無非是姓張姓李，押司娘道：婆婆多時不
見，媒婆道：押司娘煩惱，外日不知，不曾送得香紙來，
莫怪則箇，押司如今也死得幾時，答道：前日已做過
百日了，兩箇道：好快，早是百日了，押司在口，直恁地
好人，有時老媳婦和他厮叫，還喏不迭，時今死了許
多時，宅中冷靜，也好說頭親事，是得押司娘道：何年
月日再生得一箇，似我那丈夫，孫押司這般人，媒
婆道：恁地也不難，老媳婦却有一頭好親，押司娘道：

且住如何得似我先頭丈夫兩箇喫了茶歸去過了數日又來說親押司娘道婆婆休只管來說親你若恁得我三件事便來說若依不得我一世不說這親寧可守孤孀度日當時押司娘啓齒張舌說出這三件事來有分撞着五百年前夙世的冤家雙雙受國家刑法正是

鹿迷秦相應難辨

蝶夢莊周未可知

媒婆道却是那三件事押司娘道第一件我死的大夫姓孫如今也要嫁箇姓孫的第二件我先丈夫是奉符縣裏第一名押司如今也只要恁般職役的人

第三件不嫁出去則要他入舍兩箇聽得說道好也
你說要嫁箇姓孫的也要一似先押司職役的教他
入舍的若是說別件事還費些計較偏是這三件事
老媳婦都依得好教押司娘得知先押司是奉符縣
裏第一名押司喚做大孫押司如今來說親的元是
奉符縣第二名押司如今死了大孫押司鑽上差役
做第一名押司喚做小孫押司他也肯來入舍我教
押司娘嫁這小孫押司是肯也不押司娘道不信有
許多湊巧張媒道老媳婦今年七十二歲了若胡說
時變做七十二隻雌向在押司娘家喫屎押司娘道

果然如此，煩婆婆且去說看，不知緣分如何。張媒道：就今日好日，討一箇利市團圓吉帳，押司娘道：却不曾買在家裏。李媒道：老媳婦這裏有便從抹胸內取出一幅五男二女花牒紙來，正是

雪鷲鷺鷥飛如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當日押司娘教迎兒取將筆硯來，寫了帖子，兩箇媒婆接去，兒不得下財納禮，往來傳話，不上兩月，入舍小孫押司在家，夫妻兩箇好一對兒，果是說得着，不則一日，兩口兒喫得酒醉，教迎兒做些箇醒酒湯來，喫迎兒去厨下一頭燒火，口裏埋冤道：先的押司在

時，恁早晚我自睡了，如今却教我做醒酒湯，只見火筒塞住了孔，燒不着迎兒，低着頭把火筒去竈床脚上敲，敲未得幾聲，則見竈床脚漸漸起來，離地一尺，已上見一箇人頂着竈床，肢項上套着井欄，披着一帶頭髮，長伸着舌頭，眼裏滴出血來，叫道：「迎兒與爹爹做主，則箇說得迎兒大叫一聲，忽然倒地，面皮黃眼無光，唇口紫，指甲青，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正是

身如五鼓衝山月

命似三更油盡燈

夫妻兩人急來救得迎兒甦醒，請些安魂定魄湯與

他喫了問道你適來見了甚麼便倒了迎兒告媽媽
却纔在竈前燒火只見竈床漸漸起來見先押司爹
爹版項上套着井欄眼中滴出血來披著頭髮叫聲
迎兒便喫驚倒了押司娘見說倒把迎兒打箇漏風
掌你這丫頭教你做醒酒湯則說道懶做便了直裝
出許多死模樣莫做莫做打滅了火去睡迎兒自
去睡了且說夫妻兩箇歸房押司娘低低叫道二司
這丫頭見這般事不中用教他罷了我家罷小孫押
司道却教他那裏去押司娘道我自箇道理到天
明做飯喫了押司自去官府承應押司娘叫迎迎兒

來道迎兒你在我家裏也有七八年我也看你在眼裏如今比不得先押司在日做事我看你肚裏莫是要嫁箇老公如今我與你說頭親迎兒道那裏敢指望却教迎兒嫁兀誰押司娘只因教迎兒嫁這箇人與大孫押司索了命正是

風定始知蟬在樹

燈殘方見月臨窓

當時不由迎兒做主把來嫁了一箇人那厮姓王名與渾名喚做王酒酒又喫酒又要賭迎兒嫁將去那得三箇月把房以都費盡了那厮喫得醉走來家把迎兒罵道打介賤人見我恁般苦不去問你使頭借

三五百錢來做盤纏，迎兒喫不得這廝罵，把迎兒繫了腰，一程走來小孫神司家中，押司娘見了道：「迎兒，你自嫁了人，又來說甚麼？迎兒告媽媽，實不敢瞞。迎兒嫁那廝不着，又喫酒又要賭，如今未得三箇月，有些房臥，都使盡了，沒計奈何，告媽媽借換得三五百錢，把來做盤纏，押司娘道：「迎兒，你嫁人不着，是你的事，我今與你一兩銀子，後番却休要來。」迎兒接了銀子，謝了媽媽歸家，那得四五日，又使盡了，當日天色晚，王典那廝喫得酒醉，走來看迎兒道：「打春的人，你見恁般苦，不去再告使頭，則箇迎兒道：「我前番去

借得一兩銀子，喫盡千言萬語，如今却教我怎地
去。王與罵道：「打脊賤人，你若不去時，打折你一隻脚。」
迎兒喫罵不過，只得連夜走來孫押司門首看時，門
却關了。迎兒欲待敲門，又恐怕他埋怨，進退兩難，只
得再走回來。過了兩三家人家，只見一箇人道：「迎兒，
我與你一件物事，只因這箇人身上，我只替押司娘
和小孫押司煩惱，正是

龜墜水面分開綠

鶴立松梢點破青

迎兒回過頭來看那叫的人，只見人家屋簷頭一箇
人，倚角較頭，緋袍角帶，抱着一骨碌文字，低聲叫道：

迎兒，我是你先的押司，如今見在一箇去處，未敢說與你知道。你把手來，我與你一件物事。迎兒打一接，接了這件物事，隨手不見了。那箇緋袍角帶的人，迎兒看那物事時，却是一包碎銀子。迎兒歸到家中敲門，只聽得裏面道：「姐姐，你去使頭家裏如何恁早晚纔回。」迎兒道：「好教你知，我去媽媽家借米，他家關了門，我又不肯敲，怕喫他埋怨，再走回來，只見人家屋簷頭立着先的押司，銜角喚頭，緋袍角帶，與我一包銀子在這裏。」王典聽說道：「打脊賤人，你却來我面前說鬼話。你這一包銀子，來得不明，你且進來。」迎兒入

去。王與這狂狂你尋常說那竈前看見先押司的話，我也都記得這事一定有些蹊蹺，我却怕鄰舍聽得，故恁地如此說。你把銀子收好，待天明去縣裏首告他，正是。

着意種花花不活

等閒插柳柳成陰

王與到天明時，思量道：且住，有兩件事告首不得。第一件，他是縣裏頭名押司，我怎敢惡了他。第二件，却無實跡，連這些銀子也待入官，却打沒頭惱官司。不如贖幾件衣裳，買兩箇盒子送去，孫押司家裏到去謁索他，則箇計較已定，便去買下兩箇盒子送去。兩

人打扮身上乾淨，走來孫押司家，押司娘看見他夫妻二人，身命乾淨，又送盒子來，便道：「你那得錢鈔？」王興道：「昨日得押司一付文字，撰得有二兩銀子，送些盒子來，如今也不喫酒，也不賭錢了。」押司娘道：「王興，你自歸去，且教你老婆在此住兩日，王興去了。」押司娘對着迎兒道：「我有一炷東峰岱岳願香，要還我明日同你去，則箇當晚無話，明早起來梳洗罷。」押司自去縣裏去，押司娘鎖了門，和迎兒同行，到東岳廟殿上燒了香，下殿來，去那兩廊下燒香，行到速報司前，迎兒裙帶繫得鬆脫了裙帶，押司娘先行過去，迎兒

正在後面繫裙帶只見速報司裏有箇舒角僕頭緋袍角帶的判官叫迎兒我便是你先的押司你與我申寃則箇我與你這件物事迎兒接得物事在手看了一看道却不作怪泥神也會說起話來如何與我這物事正是

開天闢地罕會聞

從古至今希得見

迎兒接得來慌忙揣在懷裏也不敢說與押司娘知道當日燒了香各自歸家把上項事對王典說了王典討那物事看時却是一幅紙上寫道

大女子 小女子

前人耕來後人佃

要知三更事

撥開火下水

來年二三月

句已當解此

王興看了解說不出分付迎兒不要說與別人知道
看來年二三月間有甚麼事然指間到來年二月間
換箇知縣是廬州金斗城人姓包名拯就是今人傳
說有名的包龍圖相公他後來官至龍圖閣學士所
以叫做包龍圖此時做知縣還是初任那包爺自小
聰明正直做知縣時便能訓人間暖昧之情斷天下
狐疑之獄到任三日未曾理事夜間得其一夢夢見
自己坐堂堂上貼一聯對子

要知三更事

撥開火下水

包爺次日早堂喚合當吏書將這兩句教他解說無
人能識包公討白牌一面將這一聯楷書在上却就
是小孫押司動筆寫畢包公將朱筆判在後面如有
能解此語者賞銀十兩將牌掛於縣門烘動縣前縣
後官身私身推承擦背只爲貪那賞物都來賭先爭
看却說王興正在縣前買棗糕喫聽見人說知縣相
公掛一面白牌出來牌上有二句言語無人解得王
興走來看時正是速報司判官一幅紙上寫的話字
地喫了一驚欲要出首那新知縣相公是箇古怪的

第十回
人怕去惹他欲待不說除了我再無第二箇人曉得
這二句話的來歷買了棗糕回去與渾家說知此事
迎兒道先押司三遍出現教我與他中寬又白白裏
得了他一包銀子若不去出首只怕鬼神見責王與
意猶不決再到縣前正遇了鄰人裴孔曰王與平昔
曉得裴孔日是知事的一手扯到僻靜巷裏將此事
與他商議該出首也不該裴孔曰道那速報司這一
幅紙在那裏王與道見藏在渾家衣服箱裏裴孔
曰道我先去與你稟官你回去取了這幅紙帶到縣
裏待知縣相公喚你時你却拿將出來做箇證見當

下王興去了。裴孔目候包爺退堂，見小孫押司不在左右，就跪將過去稟道：「老爺白牌上寫這二句，只有鄰舍王興曉得來歷，他說是岳廟速報司與他一幅紙，紙上還寫許多言語，內中却有這二句。」包爺問道：「王興如今在那裏？」裴孔目道：「已回家取那一幅紙去了。」包爺差人速拿王興回話，却說王興回家開了渾家的衣箱，檢那幅紙出來看時，只叫得苦。原來是一張素紙，字跡全無，不敢到縣裏去，懷着鬼胎，躲在家裏。知縣相公的差人到了新官新府，如火之急，怎好推辭，只得帶了這張素紙，隨着八差進縣，直至後堂。

包爺屏去左右，只留裴孔目在傍。包爺聞王興道裴某說你在岳廟中收得一幅紙，可取上來看看。王興連連叩頭稟道：小人的妻子，去年在岳廟燒香，走到速報司前，那神道出現，與他一幅紙，紙上寫着一篇說話，中間其實有老爺自牌上寫的兩句，小的把來藏在衣箱裏，方纔去檢看，變了一張素紙。如今這素紙見在，小人不敢說謊。包爺取紙上來看了，問道：這一篇語言，你可記得？王興道：小人還記得，即時念與包爺聽了。包爺將紙寫出仔細推詳了一會，叫王興：我且問你，那神道把這一幅紙與你的老婆，可再有甚

此處有

麼言語分付。王興道：「那神道只叫與他申冤，包爺大怒，喝道：『胡說！做了神道，有甚冤沒處申得？偏你的婆娘會替他申冤。他到來央你，這等無稽之言，却哄誰來？』」王興慌忙叩頭道：「老爺是有箇緣故，包爺道你細細講，講得有理，有賞；如無理時，今日就是你開棒了。」王興稟道：「小人的妻子，原是代侍本縣大孫押司的，叫做迎兒，因算命的筭那大孫押司其年其月其日三更三點命裏該死，何期果然死了，主母隨了如今的小孫押司，却把迎兒嫁與小人為妻。小人的妻子，何次在孫家寵下，看見先押司現身，項上套着

井欄披髮吐舌，眼中流血，叫道：「迎兒可與你爹爹做主。」第二次夜間到孫家門首，又遇見先押司舒角，頭戴緋袍角帶，把一包碎銀與小人的妻子。第三遍，所廟裏速報司判官出現，將這一幅紙與小人的妻子。又囑付與他申冤。那判官的模樣，就是大孫押司。原是，小人妻子舊日的家長。包爺聞言，呵呵大笑。原來如此。吩咐教左右去拿那小孫押司夫婦二人到來。你兩箇做得好事。小孫押司道：「小人不曾做甚麼事。包爺將速報司一篇言語解說出來。大女子、小女子、文之子，乃外孫。是說外郎姓孫，分明是大孫押司。小孫。」

押司前人耕來後人餽，餌者食也。是說你白得他的老婆享用他的家業。要知三更事，撥開火下水大孫押司死於三更時分，要知死的根由，撥開火下水。那迎兒見家長在竈下，披髮吐舌，眼中流血，此乃勒死之狀。頭上套着井欄井者水也，竈者火也。水在火下，你家竈必砌在井上，死者之屍必在井中。來年二月，正是今日句已當解此句已兩字合來，乃是箇包字。是說我包某今日到此爲官，解其語意與他雪冤。喝教左右同王典押着小孫押司到他家竈下，不拘奸父要勒死的屍首，回話衆人似疑不信。到孫家

發開他床脚地下是一塊石皮揭起石皮是一口井
喚集土工將井水吊乾絡了竹籃放人下去打撈撈
起一箇屍首來衆人齊來認看面色不改還有人認
得是大孫押司項上果有勒帛小孫押司唬得面如
土色不敢開口衆人俱各駭然元來這小孫押司當
初是大雪裏凍倒的人當時大孫押司見他來倒好
箇後生救他活了教他識字寫文書不想渾家與他
有事當日大孫押司算命回來時恰好小孫押司正
凶在他家見說三更前後當死趕這箇機會把酒灌
醉了就當夜勒死了大孫押司攬在井裏小孫押司

却掩着面走去。把一塊大石頭漾在奉符縣河裏。撲
通地一聲響。當時只道大孫押司投河死了。後來却
把竈來壓在井上。次後說成親事。當下衆人回復了
包爺押司和押司娘。不打白招雙雙的問成死罪。償
了大孫押司之命。包爺不失信於小民。將十兩銀子
賞與王典。王典把三兩謝了裴孔。目不在話下。包爺
初任。因斷了這件公事。名聞天下。至今人說包龍圖
日間斷人。夜間斷鬼。有詩爲證。

詩句藏謎誰解明

包公一際鬼神驚

詩聲暗室虧心者

莫道天公鑑不清

第十三卷